

蠡

勺

編

三





蠡 勺 編
(三)

撰 藻 揚 凌

蠡勺編卷十五

南宋書

明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錢士升、患宋史冗長、因集南渡後事蹟、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興紀事本末諸書、而淹貫之、成南宋書六十八卷、嘉慶丁巳、南沙席世臣氏序而梓之、謂其於宋史中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如據蔡絛北狩行錄、以關南燼竊憤錄之謬、是其卓識也。

和議

趙甌北曰、宋史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己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事見謝枋得上畱丞相書、謂洪忠宣皓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誦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論者徒以事

讎辱國爲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進兵。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進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爲非也。夫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真義理也。宋遭金害。爲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讎雪恥爲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卽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爲大辱。其議論旣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卽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爲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燕雲十六州。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冑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

弱。而所值遼金元。皆當勃興之運。天意所屬。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存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爲辱。妄肆詆譏。眞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南北宋任相之驗

讀史提要錄曰。治亂之機。決於任相爲君子爲小人。及任之專且久。皆有數存焉。如宋之治也。趙普爲相。前後十六年。呂蒙正前後十年。王旦十二年。呂夷簡十五年。故自建隆至慶曆。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爲治。迨哲宗朝。章惇爲相七年。徽宗朝。蔡京爲相十四年。高宗朝。秦檜爲相二十年。寧宗朝。史彌遠爲相二十六年。理宗朝。賈似道爲相十六年。故自崇寧以迄南渡。雖未必無君子參於其間。而不免於亡。蓋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乃理勢之固然者。是以卜相必嚴於登進之始。而任之專。居之久。實與運會相乘除。卽治亂之機繫之矣。

陳遘非忠義

顧亭林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故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

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享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旣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享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讐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享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文山無黃冠歸故鄉語

鄭所南文丞相敘。忽必烈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是安有黃冠歸故鄉語。作宋史者不識文山心。殆遷就其詞爲之爾。

南都事略

錢竹汀嘗言。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能。寧宗以後。又如前三朝之粗備。徽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實。邵學士晉涵聞而善之。蓋學士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謂南宋諸傳。

其稿創於袁桷。桷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桷著有清容集。乃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

遼史

趙耘菴曰。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

遼卽契丹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爲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散遣伶人。解縱鷹犬。開耒之主。英風烈氣。矯矯出人。五代諸君。無能及者。至耶律德光。當石晉時。始改號曰遼。迨宋太平興國七年。隆緒初立。復國號曰大契丹。閱八十餘年。洪基復改稱遼。自後皆以遼書之。然幅帙

最狹。自遼左以內。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

遼宗人多喜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名倍見義宗傳已工詩善書。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爲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卽載書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平王隆先倍子見義宗傳亦博學能詩。有閬苑集。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畱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畱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畱工詩。重熙中。與義宗年號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努。舊名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寧中。道宗洪基年號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上亦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與孟簡同見文學傳工文章。與宗命爲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幹哩。舊稱耶律襄曠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名隆緒號統和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海陵都燕

金自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詔造燕京宮室，而未果。至海陵王亮，乃遷都於燕。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丞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工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爲？然是時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采，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蓋海陵弑戮宗室，靡遺兄弟親戚，莫不殺其夫而奪其婦，其罪殆浮於桀紂者，吉凶之言偶合天理耳。

金史世宗本紀

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平湖陸稼書曰：世宗之言，可謂不忘本矣。有周公豳風七月之遺意焉。然周公不忘豳俗，至於制禮作樂，則監視夏殷，不純用陶穴，陶復之舊，蓋文質得中，然後爲久安長治之道。世宗所謂漢風，乃漢人後進之禮樂耳，以爲不足學，固矣。何不反而求之先王文質得中之道，乃沾沾於會寧舊習哉？至於明昌承安之際，文物粲然，如一拜儀也，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可謂損益得宜矣。特不能擴而充之，且婢寵擅朝，而金源氏從此

衰。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揚雄所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若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金史食貨志

金制。夏稅起六月。止八月。秋稅起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羣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又以陝西諸處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陸稼書曰。金取民之制。亦煩苛矣。然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則猶無之。自明季以來。急征法行。今有夏稅求起正月者如金制。不可得焉。民奈何其不病哉。

金人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一卷。稱著作郎張師顏撰。陳氏振孫謂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牴牾不合。益證其妄。王文簡曰。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永中。孰輦。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初封徐王。章宗卽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卽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允恭爲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爲鄭王。亦非三年始

立太子封諸王也。允迪卽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幙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宗明昌二年崩。諡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母趙。爲降授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耶。世宗賢君也。而詆以新臺之行。尤爲謬妄。小說之無稽如此。貽誤後世不淺。又曰。章宗以太和六年崩。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爲衛紹王。錄載牛刀兒弑章宗兀朮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弑逆。張克己等乃立濰王允文。諡磁王爲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遇弑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尙多。聊舉其大者。又曰。章宗時。宋韓侂胄啓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叛。尋卽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金元國號

三代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金太祖阿骨打。謂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

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顏部色尙白。於是國號金。然亦因其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爾。故亦稱元太祖鐵木真亦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初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

元史

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元起朔漢。史官不備。失於記述。其敘字端又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世祖以來始有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得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汴、張文海、實錄。徐尊生、黃僊、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啟、曾魯、趙璠。凡十六人。明年二月丙寅。開局天界寺。秋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六十。三。惟順帝三十六年事蹟。無實錄可徵。復詔儀曹遣呂復、歐陽佑等十二人周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幃等。分行燕南北。凡詔令章疏及野史碑碣。有涉蒙古書者。時東平王士默、曹州商企翁同撰元祕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監志用國書載詔旨公移。凡十一卷。三年二月乙丑。仍命濂、禕二臣爲總裁。續成元史。纂修十五人。朱佑、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汝、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趙璠。仍與焉。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六。今刊行本爲紀四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九十七。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時諸臣憚帝威嚴。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統前後計之。卷數不皆符合。加覆勘。故有先後失之倒置者。如列傳第三十卷。已載元末泰不華、余闕等死事諸臣。而開國之耶律楚材乃見三十三卷。張宏範乃見四十三卷之類。有彼此自相

歧互者。如唆都傳言其力戰死於交趾而有一人誤作兩傳如九卷之雪不台即八卷之速不台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即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之類一事分屬兩人者。如憲宗紀言征大里者世祖而餘以迫促脫漏勿遽舛錯者尤指不勝屈宜其時朱佑即撰拾遺解縉又作正誤也夫以龍門扶風廬陵涑水積十數年或二十年而後敢成之書而以前後統計不出十三月成之又何怪其疎略失當草率貽譏也哉噫是不能無待於後之審訂而更定者已

錢宮詹論元史

錢辛楣曰。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浦江義烏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又而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

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園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是皆謬戾之顯者。

元史五行志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畀之。其爲五性。著爲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因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陸清獻曰。此引伏生大傳之言。可見六沴有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蓋古來無不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箴以加矣。

明宗文宗寧宗本紀

泰定帝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卽位。仿武宗仁宗故事。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迎明宗於翁果察圖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或以爲文宗及雅

克特穆爾之弑逆也。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於廣西。即順帝舊名。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是明宗被害之迹。至此始一見。餘外紀傳絕無錯見其事者。吳興鄭芷畦謂明宗不俟至京。朝見百官。急於得位。非義也。史書其名曰和世球。卽位於和寧之北。文宗布告中外以攝位。迎兄漠北。比入見。明宗暴崩。讓兄矯情也。史斥其名曰圖帖木爾。復襲位於上都。然臨終固讓。不傳己子。而傳寧宗。寧宗夭折。又傳順帝。攘其位者。仍歸其子。則又何爲者。仁和沈梅村曰。因明宗暴殂。遂疑文宗有弑逆之事。天乎冤哉。且文宗果弑其兄。何以後日遺命。必傳位於明宗之子。及寧宗又崩。而文宗之后仍不立其子。復迎寧宗之兄順帝而立之。是文宗心迹光明。昭如日月。順帝以疑似之言。撤其主。徙其后。且逐其子。至元六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皇太后於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於途。以怨報德。乃至此乎。

羊皮聖旨

元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遼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見丹鉛總錄。黃俞邵千頃堂藏書有革書一種。紀正統北狩事甚詳。塞外無紙。書之於革。故名革書。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如太祖開創之初。卽置扎魯忽赤。亦曰扎魯火赤。又作扎魯花赤。位最尊。在百司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其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達魯花赤。多色目人爲之。而漢人亦有官此者。名貴族者曰賽典赤。又曰札刺兒台。名知書通文義者曰必闌赤。名善射之尤者曰默爾傑。其宿衛掌服御事者曰速古兒赤。或曰溫都赤。佩囊韉侍左右者曰火兒赤。或作火而赤。名中書省掾曰玉典赤。亦曰怯里馬赤。名進酒者曰寶兒赤。亦曰博兒赤。或作博兒赤。至於軍名。則有探馬赤。哈刺赤。合必赤。舍兒別赤。昔寶赤。又世祖本紀。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

庚申外史

明初。權氏衡。元人。至正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以制氏所輯自元統以來佚事略具。別撰庚申外史二卷。又名大事記。汪堯峯曰。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所謂根腳者。率皆生長富貴。鸞獐擁彗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萬民之衆。悉舉而付諸鸞獐擁彗。飽食煥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問以兵刑。不知財賦。不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不知彼所娛者。聲色耳。所婪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舍者。名位耳。而爲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謔。男女裸逐。雖受辛之惡。蔑加於此。自是威福賞罰之枋。旁落倒置。上則豔妻嬖處。主器弄權於內。次則建牙把鉞之

臣飛揚跋扈。跳刀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怒人怨。幾何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稅。命宣撫十道。以效卹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既久。驕惰又生。安而忘危。治而忘亂。一旦衆潰身竄。爲後世笑。人謂元亡於盜賊。抑知元自亡也。彼揭竿爲難者。豈遂能撼元之社稷而夷其宗廟哉。

順帝本瀛國公子

陔餘叢考。順帝本宋德祐帝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即宋恭帝伯顏入臨安。執之北。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元史作邁來迪。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即和世球武宗長子。初鎮雲南。泰定帝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此符臺外集之說。宋遺民錄謂世祖妻以公主。世祖見金龍之兆。欲除之。公主以告。乃乞從釋生男。明宗見寺上有龍文。見程克勤遺民錄及權衡庚申帝大事記。余應合尊太師詩。有皇宋第十六飛五采。求爲子。并載其母歸。

龍元朝降封瀛國公。結有至今兒。孫主沙漢。吁嗟宋德何其隆之句。袁忠徹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即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常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撤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庚申外史。順帝因尙書高保哥言。文宗時作詔事。大怒。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救之得免。是則順帝之非。